陶文毅公全集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七目錄

文集序

文集序

當塗陶文憲公文集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相與啟發於其際明太祖以淮右布衣不階尺土而有天下觀其初起自言迫於救死未必有異於人自彼采石至太平陶先生安一見決爲眞主首揭大義勸以不嗜殺太祖欣然從之明年遂取金陵贊成帝業太祖嘗言水有源事有因朕之王業惟安之謂又言朕初渡江陶安杖策謁於軍門卽以帝王事業期於初見之際贊襄軍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

民信議禮刑則體要成建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惟允雖艱難繁劇不以動其中至於收民民安治吏吏治捍城禦侮寇懲成擒列郡晏安其勞則著並賜門帖子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藏在收書與劉辰國初事蹟相同於虖有明三百年規模宏遠遠軼漢唐而開其先者先生也迨金陵既定旁攻兩浙始禮致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四公先生獨自以為不及帝亦多其能讓然四公者劉以謀略顯宋以文章著章葉以政事稱而皆未竟其用當太祖初起以一单介羣雄間逝籌帷

幄掌行機宜文字實先生尸之其後出守黃州饒州政蹟昭灼民爲立祠而朝廷大禮及律令皆出先生手然則四公者各擅其長而先生乃兼有之且四公之來在金陵建國之後而先生獨專其任於草昧艱難之始其難易亦迥殊觀敕書與門帖之言帝固知之深矣惜乎洪武初建先生遽卒官僅追贈姑孰郡公不及剖符受封而史氏所載其煒赫遂若反出諸公後古名臣如鄧禹之於光武諸葛之於昭烈其成功不必同而皆擇主於一見之頃如先生者三代而下豈多覯哉先生名安字

主敬太平當塗人其爲學以濂洛關閩爲主守居
敬持志循序漸進之法於經史無所不覽爲文爾
雅淳正有體有用在元時有辭達類鈔在中書有
知新近稾赴武昌有江行雜詠守黃州有黃岡寓
稾任桐城有鶴沙小紀宏治中郡守徐時中亟誠
之刻於太平郡齋鉛山費宏作序顧年寖遠舊板
無存余撫皖時議修省志徧索之始得一本紙色
灰黯首尾脩完因語當塗張生寶琛重刻以傳而
論其大端於此云

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

明至嘉隆時上恬下嬉氣象苶然江陵張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領提綱綜核名實法肅於廟堂之上而令行於萬里之外其時海內殷阜號爲乂安迄今讀其奏疏及手牘諸書洞中竅要言簡而慮周卓然見之施行其精神氣魄實能斡旋造化而學識又足以恢之洵乎曠古之奇才不僅有明一代所罕覯也惟是精能之至近乎刻核勞怨不辭疑於專擅惡聲所蒙遂至巢傾而卵覆其亦可哀也已夫危疑之際聖賢所難爲几如周公而不免於

流言卒致鈇戕破斧而後已歷數百年猶有執仁智未盡以議其後者世無孔孟安得有眞是非況江陵地非周公而欲以天下之重自處於伊尹之任豈不難哉王弇州嘗言吾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衆所曹惡也由是推之彼曹惡者之心豈獨昧江陵之功哉特刧於衆而相率爲違心之談耳或題江陵故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於虖有旨哉有旨哉江陵全集四十六卷原板久亡余屬江夏陳芝楣安陸李碧山兩君重校付梓而以浩氣吟一卷附於後盖公曾孫同敞

與從守擢式耜鴻雁倡和之作亦猶

欽定明史附同敞於本傳後意也讀之知忠孝一門其來

有自論江陵者觀此益昭然矣

王髯東炳燭集序

炳燭集十五卷金壇王髯東先生汝驤詩集也自出仕能歸迄老數十年之詩悉萃於是中間惟秦淮雜詠楚遊草西塘草遊梁草爲旅吟餘皆家居時作其以炳燭名集者葢取師曠告晉平公炳燭之明愈於冥行之義先生久躓場屋自中歲始以拔貢生起家爲縣令在蜀六年而歸已過五十其集託始於此意前此固不甚作詩卽作亦不足存故曰炳燭志學之遲暮也人之才力每不能相兼李杜詩中之聖文卽不敢望退之子厚曾子固與

承叔子瞻文相鼎峙而詩則不過僅僅及格而已至有明以四書文設科歷今五百年雖有奇材異能之士束身八比童而習之皓首不能盡卽以王濟之金子駿陳大士之文滿天下而詩則未有傳焉

本朝能次侯方望溪張曉樓諸公亦然豈皆性之所不近而不肯强爲抑業有專營無餘力以相及也牆東之於文在當時最稱澄靜細筋入骨其橐中虛牝諸集八比家奉之幾與金陳等顧獨不見其詩世亦未有知其能詩者得非爲文名所揜或以

學之稍進不欲出以示人歟然今集中之詩反復
味之其抒寫性情甄陶物象固與古之作者不相
上下始知前史所云高適夫五十爲詩爲之而即
工者之非虛語而如退之子厚永叔子瞻文造其
極詩亦未嘗不工世自有兼人之才力未可執一
途以相概也蜀爲余舊宦地先生令蜀去今百餘
年其治績已無有能道之者然觀其憶昨篇有云
敲楊不忍鞭常懸有訴不須符牒煩口爲區判如
家緣則忠信慈惠之風足想見矣其能官蓋由不
能諂事制府年龔堯之故見於魚兒曲及兩年有

感諸作可以論其世也陳令宰金壇得先生斯集
將刊行之余嘗服膺先生之文而又喜先生之有
詩也於是乎書

硎東詩鈔序

余年總角　先子授以古詩十九首余即日如數擬呈有云憶昨得君書讀之心不忘輾轉納懷袖恐滅又置箱　先子喜之謂其初學得古意滅字用懷刺事亦頗知運化因舉新化歐陽硎東先生之論詩唐人惟玉谿生善言情尤善使事世人譏其獺祭乃指其文非詩也隨取集中一詩示余曰此硎東見贈作稱爾所云恐滅置箱者余雖無知固已心識之歲甲寅先生舉於鄉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爲薊代山海關之遊余官翰林時始

晤先生於都門數以詩相推每道及 先人舊好輒黯然蓋先生才氣縱橫不可一世頗獨心折先子且極稱余不以小友視也先生博學多通其於書一過目終身不忘爲詩鍊骨入髓融神於氣初從義山以窺老杜暴而爲昌黎混而爲東坡晚乃自出一隊天馬行空神龍見首旣雄且傑而趺宕昭彰如風水相渙自然而成不能辨其爲杜爲李爲韓蘇矣余楚詩人林立近日如張紫峴周半帆謝鄉泉周希甫唐陶山諸先生皆執耳騷壇而先生與寧鄉李虎軒布衣溆浦嚴樂園廉訪尤爲

先子摯交廉訪詩一再刻於關中經濟文章卓然在世布衣冷峭孤潔詩如其人窮老死無妻子其集尙存余篋而先生以山林高卧名聞海內一時名公詩老如蒙古法時帆嘉興錢裴山南城曾賓谷諸先生及臨川李松圃北溟名父子皆雅重先生不遠數千里致殷勤禮之或不至𨷂冠草履吟嘯於淸泉白石間余識先生晚而知先生獨切適湘皐鄧子來金閶節署出先生書與其集感先世知交之誼不覺有慨乎其言也爲付諸梓氏而序之

南村草堂詩鈔序

余與湘臯交十餘年矣每晤則其詩必益進語云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湘臯於詩爲之若嗜慾如是雖欲遜而不肩於古人其可得耶湘臯之詩導源於魏晉而馳驟於唐宋諸老之場情深而文明氣疏而節古足跡半天下所交際多一時賢人大君子而與同里鄧湘臯歐陽子尤契深相應和如二龍在匣發電色而干牛斗如雙鳥偕鳴收雷聲而百蟲百鳥爲之不啾也湘臯嘗贈余曰君如江漢水力敵長河大余於二君亦云資水之發都梁也芳

風藻川蘭馨遠馥比出浦口合夫東會雲泉千巖萬壑噴薄交輸礌而爲七十二灘洑而爲四十八溪泓而爲二十四港然後同聲並力以達於洞庭在沅湘間獨爲一派居然別開門戶者其源旣清無渾流以入之故能昌其氣而沛乎莫禦也然則湘皐之力據上游以與歐陽子之詩同其浩瀚也固宜余與二君居皆濱漢江鄺注所言資水之變名也湘皐嘗輯資江耆舊集垂成而毀於變攸余深惜焉頻年搜其詩往來江湖間屢厄於水存者十六卷因促之付劂劂氏湘皐方歸爲校官奚

瓦而倚聲悅吟興方滋余如季札觀樂以此編爲

始基之矣

李香畬先生詩集序

蜀自文翁興教化爲循吏最數千年來江漢炳靈奇才輩出率多以文學著若吾師李香畬先生以文學而爲循吏尤傑然希蹤於文翁者也先生湖鄉試所從受薦時爲第九房得人最盛如益陽符鴻書化蔡信芳衡陽魏瀚郴州陳振玉臨武羅宗瀛皆極一時之選湖卷得之稍遲乃改撥第六房而本房佳卷之以額滿見遺者猶多主司仍摘錄其文以去揭曉晉謁始知　先君子卷即在其中先生尤惋惜不置其後各薦卷多蜚聲迭起而前

此戊午科先生在內簾以一言拔永明蔣雲寬於落卷中明年即聯捷入翰林文行為一時重人以此服先生藻鑑之精云先生諱方穀川北閬中人以成都縣學中式乾隆甲午舉人主講草堂金華諸書院旋官名山教諭辛亥從軍廓爾喀凱旋大府薦膺民社嘉慶二年丁巳赴選湖南臨武縣辛酉調綏寧戊辰升永綏同知庚午卒於任年六十先生居官廉正慈惠愛民聽訟雖得情猶婉言導使改過不輕予杖所至興利除弊率著成效在臨武建進士田以充鄉會試路費科名由之起在綏

亭設梯田法山田獲利數倍民爲生立祠在永綏

兵革後民苗猶未輯先生乃推誠心布公道嚴約

束禁滋擾條屬一百三十餘兵聚三千有九百咸

奉令惟謹四境遂安歲歉捐廉賑濟爲緋麻倡製

藥餌以醫病者全活無算比卒百姓哀思不已於

東門外立祠以祀歲時享祀弗替生平儉約無嗜

好惟好讀書筆札翩翩頃刻千言書法在東坡香

光間人爭寶之爲詩自抒所得豪健卓犖不事規

仿而妙與古會歲己巳以卓異入都出其集示澍

自言吾詩亦猶人惟西征一集能面目特開澍爲

賦從軍西一章先生極賞焉尋其生平蓋古之遺
愛詩其餘事然重先生之爲人者不能不卽詩以
想見其平生也余門人廣漢淡君春臺刻先生詩
集成請敘其崖略如此YOUR備具門循吏傳之採故
不敢以浮辭進

彌峰詩文集序

萬子彌峰既解官乃自裒其詩古文都爲一集共若干卷刻成屬余爲之序余固深知彌峰之爲人豪放而有深湛之思生平以著述自負其於六經諸史手所鈔撮皆有成書顧獨未知其胸中復有此洋洋灑灑者傾吐之不盡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李杜之詩爲唐一代稱首而其文不甚稱蘇老泉曾子固之於文可謂至矣而未嘗以詩名至於鄭康成孔穎達紹述遺經顏師古杜君卿網羅墜簡詩與文皆無徵焉蓋天之生才常有所限制難

得而兼古之君子第勉其資之所可及而不强以力之所不勝故就其偏至之途以求造乎其極而已足矣不必以兼擅爲賢也今彈峰乃欲取古人所不能兼者以一人兼之其願力豈不誠閎大哉然余聞韓子之言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又曰餘事作詩人則知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正自有在揚子雲所由恥雕蟲而不爲也余觀彈峰所撰集之經史諸書豈不足以藏之名山傳之世人而藉此小技餘事以爲重乎然則此編之刻在他人爲尺璧在彈峰謂之敝帚可矣彈峰以余言爲然

乎否

絲野齋文集序

負駃騠之氣者不足以就法駕旋蟻封無他術無以馭之也矜天閑之選者與霜驍霧驀爭馳則蹶無他氣無以赴之也東南之士語溫文其民儒而習燕齊之士尚伉直其民武而疾治亦異焉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末俗之吏以法律輕詩書跬步之儒或無以剸劇通變各蔽於所習不能兼也異以入者必善出廓以收者斯善擇為學則既有然者劉君玖白以才大夫能文章其氣昌奇而言不畔夫道生長燕齊以治吳越之民而不偏於所習其

固將游刃而有餘乎然君不以自熹益嗛嗛焉其

於文事且日進矣

周若山先生詩集序

吾師周若山先生官楚南十八載政事之餘惟及詩酒時人呼爲醉髯擬之仙吏卒以疏於會計罣吏議羈長沙十餘年始獲釋患難之頃不廢吟咏恬如也當事重其人延主淥江書院孜孜教誘不少倦所爲詩日益富適丙戌六月醴陵大水漂沒無算詩帙隨波席捲去於是先生年八十矣窮老愈思歸遣其長君至松江視先世廬墓過金閶節署出先生賸稾示余蓋遭水後所收輯者曰抱膝吟醉髯草都梁草湘南草吟香書屋草附以詩餘

凡十一卷視全集僅十之二三倘有龍鳥鳴醒園草稿闕草則竟無存矣因亟爲付梓以誌佩誦而先生出處大畧亦見焉先生爲上海世族祖以上皆名諸生父贈公諱聲炯早沒母程太夫人年二十四而孀先生時甫四齡賴母氏柏舟茹苦教養以成家故四壁立饘粥不給以故先生甫舞勺即傭書將母年十五隨伯父養齋公客其城旋應秦中雅中丞之聘先生奉母從行遂寄籍人長安縣學舉乾隆丁酉陝西鄉試丁未大挑籤發湖南嘗從軍籌糈奔走五溪洱濛間庚申充鄉試同考官

分第十六房時澍卷從第九房改擬受薦愴壬戌秋
自翰林假歸過洞庭謁先生於臨湘其地在城陵
磯上兩貢東陵也大江西來大湖南來匯而北滔
滔有朝宗之勢先生官於斯攬南紀之全勝每泛
棹泝岳陽樓對盤中之一螺嬾湖邊之九馬所謂
文章得江山之助者歟澍嘗於樓壁見先生湖山
遺醉夢天地寄浮漚之句而恭和有云江山容醉
客風雨此登樓又云巴陵一湖水流不盡離愁先
生極擊節後數年過岳州復有詩云江山又到銜
杯處惆悵梅花小閣西其時先生以湘潭事罣誤

故及之今刻茲集原倡宛在其中俯仰今昔不勝

天涯泥雪之感風且秋矣蓴鱸欲香先生賦歸在

即讀詩如見顏色謹撰杖以俟

芸香詩鈔序

王善舟太守沒後其門人徐彭諸君子輯其遺稾爲芸香詩鈔來請序善舟長於吏治循循得民心詩不常作然風格峻整談詩律者亦無以易也令於吳十餘年清苦不名一錢而詞人墨客座上常滿余來撫吳始拔君爲泰州牧適有海運之舉以君家在天津因使司交米事比竣蒙

恩加知府銜旋升補淮安府調蘇州府甫數月勤於其職以深夜巡視街衢感風露卒予方入

覲善舟以詩送比歸而善舟卒巳旬日矣吳人哀而思

之有太守千年追㑹傳吳民萬口誦青天之語余聞而惻然以此歎吳民之直道猶存且以驗余所拔之幸不謬也善舟名有慶直隸舉人詩多散失所存僅百數十首序之俾後世不泯其姓名焉

楊紫笙詩序

昔杜少陵自言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凰又言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今考其集則三十以前之作無一存者豈杜翁晚節律細而自删之歟抑天才有定如曹子建李長吉之以髫齡而賦銅雀臺咏高軒過者固不數覯歟九疑楊季鸞紫笙自幼負詩名於瀟湘岳麓間弱冠以後往來燕齊吳越所至交其賢士大夫聞見益擴其學益富今觀其詩遂亦精且嫩大抵以意運才以情輔意如列子之御風泠然以善如仙人之嘯樹飄飄然吐雲霞

而噓氷雪雖老於吟席者未能或之先焉而紫笙年尚未三十也非天才異稟而又集益於多師別裁乎僞體安能有是然紫笙方屏華浮於實之懼而不敢以此自多且有不屑以此自見者觀其燕臺雜興云長安車馬地花落不開門又曰行藏恐難定回首意茫然其志趣若是吾安能量其所至哉

遲雲吟館詩集序

卜商氏之序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有言是故詩以言其情也周以後漢魏之詩最盛然而代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彼其情在乎是即言在乎是情之所不在不強爲也後世之爲詩者吾惑焉鉥心胷鏤肝肺以搜之窮日夜限晷刻以迫之廢寢食忘本業以耽之是何其情之所感無已時毋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乎夫可已而不已是直謂之爲詩役爲詩役是其詩非必情之所欲出而志之所欲言也役焉而已矣雖多且工弗尚也

若吾同年程竹盦鴻臚之詩則可謂無意爲詩而自臻其妙者乎君初入翰林爲文學侍從之臣吉士媚兹鮮不欲以賡歌鳴盛而君無詩也旣改御史任言責古之名人雖避人焚草時事得失亦間有資於諷諭而君又無詩也旣轉卿貳登九棘謝用方股古君子職思其居於此亦不能以無言而君仍無詩也顧其有詩乃多在於寬閒寂寞之時使人汪然莫測其淺深蓋君性恬澹默而好湛靜之思不與俗爲推移而卒未稍露其圭角其於仕寄也情不在是也其於詩亦寄也情之所不在不

强爲也曩京師同年談集吳中諸君子如棣華蘭坡南雅退菴輩往往瓊琚相酬答而君弗與及余撫吳而君以已丑賦歸林下始間有唱和然猶未足以盡君之蘊也沒後其孤慶華始裒君遺集持以相示且乞言余何能言君詩哉君少時從儀徵阮協揆試士浙江愛其溪山之勝思卜築終老慶形詠歌故雖在朝端不忘林壑其懷抱然也然則讀君詩者殆將於西溪桐廬間遇之歟

嘉定侯氏仍貽堂集序

故明通政司左通政嘉定侯忠節公諱峒曾集六卷年譜一卷弟太學生文節先生諱岐曾集八卷六子遺集六卷總爲仍貽堂集閱二百年其鄉人胡徵始刻以行世忠節公爲江西提學抗强藩分守嘉湖誅悍卒事載明史以乙酉閏六月起兵嘉定七月城破死之文節後三年丁亥殉陳黃門之難六子者忠節三子演潔瀞文節亦三子汸涵泓也年譜則忠節季子瀞所述始忠節殉難時演潔俱從死及文節以匿黃門被執不屈其母龔夫人

亦沈水死瀞與汸皆逃為僧同時夏彝仲父子黃
陶菴兄弟皆以節著稱侯氏兼之爲尤烈焉
國朝褒錄遺忠通政公既有
賜謚太學暨六子鄉里俎豆亦至今未沫獨所遺集鬱而
不彰胡君刻而傳之此其發潛闡幽扶世翼教之
功甚大士大夫平居孰不言文章學問一遇家國
變故或茫然喪其所守則其撰著皆欺人語耳故
必於君父之大無虧然後可語於不朽也讀斯集
者以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

柳廷方遺集序

嘉慶庚申余與長沙柳子廷方同舉於鄉柳子自爲諸生試輒高等長沙之人嘖嘖焉蓋不但工爲制義其於詩古文辭冏迥絕儕輩也長沙本省會附郭柳氏代有聞人淵源甚遠而柳子又親炙余存吾張度西諸先輩磨礱以成其業性情專壹無所嗜好凡天地氣化舒慘之依古今善敗興廢之由與所值悲歡得喪之遭悉於文章發之慷慨抒寫酣嬉淋漓直欲起古人與之馳驟上下故遠近碑版屏幛鴻篇鉅製必以屬之柳子柳子亦自任

不讓與到長吟不知世更有何者足踰斯樂也蓋其用心之至如此方柳子之初舉也年已過四十然意氣甚盛座主陸文恭公尤器之以爲極所成就可繼方望溪劉耕南之後而柳子訖不得志於有司豈非韓子所謂志乎古必遺乎今乘俗尙而從於敘覽之道以之爭名於時固不利乎迨丁丑後至今則已頹然老矣然其文益工二三舊好杯酒道故談論風發猶不減壯盛時報罷後出都遂不相見距今又十餘年其子函其遺集書來請序始知柳子已卒於丙戌一再展讀不覺悄然以悲

歎故交之零落也若其文章匠心縱橫變化妙乎圓
方則文恭公之序論之學者可以得其概焉

西溪草廬詩序

曩余濬吳淞往來嘉定江上門人淡星亭方為邑宰余詢以邑之良士知有張子吟樓黃子西溪者皆好善敦古誼每鄉里有義舉必先至爲之倡張子家安亭歸太僕震川先生故居在焉張子因余言即其讀書遺址建祠立書院以掖進後學余遂迂道往過行釋奠禮因此更訪求震川後人得一人於傭保中曰玉銘置祭田百畝以贍之黃子故與忠節陶菴先生同族則亦因余言爲忠節輸田充祭貲一時好義者咸與起共得田百三十餘畝

並訪得忠節子孫於寶山之楊巷俾主祀事歸黃二公垂絕之緒得以復延者余以一言發其端實賴二子者能任事爲之倡率也吳淞工既竣余賦詩紀事吳中人士和者甚衆嘉定以黃生汝成爲最西溪之子也余因意其得於過庭之訓爲多然嘗攷之乾隆中嘉定詩最盛如張南華鵬翀錢竹汀大昕王西莊鳴盛皆名重一時所稱嘉定三先生也則又意流風所被其土音固然今夏余以閱伍再過安亭就震川書院爲一宿之憩俛仰前賢之遺徽而嘉定父老香花夾道扶攜就迓熙熙

然如旅行而晤家人忘乎其爲長官也余爲之留連不忍別夫歎此邦風俗之淳厚亦由賢士大夫有以助流政教而美其化也於是羣英畢集而黃生汝成則奉西溪命以所爲詩質余請益余閱之始知西溪之於詩其造詣已如此雖求履惠於三先生之後而不與三先生同其步趨灑然有以自成爲黃子之詩蓋三先生皆早膺譽秩故雍容揄揚多雅頌之音黃子則碩人邁軸春酒羔羊自陶其風人之性情而已汝成頃又重刻顧亭林先生日知錄加以箋釋夫亭林氣節足媲陶菴其學問

文章亦與震川分行而並峙聞其墓在崑山城外不封不樹爲若敖氏之餒前此余在吳門未及表章至今缺然以爲憾亦有能繼張子黃子而起者乎夫詩以道性情性情之至者將何友賢人君子於千載之上而同其欣戚此詩之本也黃子之詩則既得之矣余又因其子之重刊日知錄不能無念於亭林也

小容齋詩鈔序

宜黃洪介亭先生沒後其詩稾存夏森圃篋中數年矣韓嘗與友人朱蘭坡劉芙初諸君為之參校互有去取最後顧南雅刪定為十卷丁丑冬南雅乞假還吳臨行復以授余俾刻之蓋先生已矣其一生心血在是久之恐散佚將隨荒煙蔓草而俱泯斯我輩之責也爰商之森圃及諸同人捐貲付剞劂氏先生為有宋文敏公邁之裔故題其書室曰小容齋祖父以上七世為諸生至先生始通籍仕於

朝其為人豪邁古直好使氣落落寡諧顧獨刻意於詩四歲即以能詩聞長益卓犖有聲黌序間乾隆己酉以選拔入都實川大興翁覃溪閣學之門閣學故邃於詩先生從之游益自激厲及嘉慶戊午舉鄉試壬戌捷禮闈入翰林一時襴衫白袷登瀛而所藝者未能或之先也既而假歸游洞庭陟廬阜往來吳楚閩越齊魯趙魏之郊所見益廣其詩益富又嘗典試秦中登華山絕頂信宿賦詩馬秋藥太常為作圖一時名士題者甚衆余時方使西川先生先以詩送有云歸日浣花祠下拜詩

人難得此經過余途中懷先生亦有云天外三峯
雨洗秋華陰驕馬昨會游君來正及凉風候歸去
應登最上頭其時尚不知先生果能至華山否也
及歸出詩示之始相視而笑以爲白太傅許桂令
日到梁州之比蓋先生胸懷磊落而又好游故能
昌其詩如此方病革時猶伏牀几手自塗改其槀
有丁敬禮佳惡自得之意故余於是編不敢臆爲
刊落於諸君子所删去者多復其舊至其詩之耆
勁典雅眞力彌滿則世自有揚子雲不患無知者

余無庸贅

蔣錦橋近游雜綴序

文獻之書記郡國易記縣邑難記通都大邑易記山鄉與壤尤難郡國類多紀載取古人成說參互錯綜即可成書縣邑較約矣然通都大邑冠蓋往來猶多見於筆墨惟山鄉與壤車馬罕至記載遂稀偶有所徵或出遙度之辭與身歷其境者終隔一塵以故人物往往湮沒而成書尤不易永州於湖南爲邊郡其山水之奇秀甲於天下然自柳子厚始發皇之前人不多及也永明於永州則又遠矣昔人云五嶺之都龐即其地以其僻遠山川學

故多所漏略錫橋先生為庶常時乞假歸里耳目所及隨手劄記為近游雜綴三卷雖亦說部之類而於文獻為多覩鄉湛若亦雅田山叢黔志差相等亞或謂先生此書疑於兆章甫敦角巾擬熊蹯登蔗茹則又未明於拾輯之難於山鄉與壤尤不易也先生今官比部勤於職事勾稽簿案一字不肯假易有合於古人欽卹之義是編雖一斑亦足以見其用意之不苟矣

陶笙樓剩稾序

吾宗自晉大尉桓公封國長沙祠墓在焉子孫布居吳楚間其在同郡者則長沙寧鄉安化瀏陽湘潭爲尤著以文名者代不乏人曩與季壽大令同寓京邸議欲拾輯之以備一家文獻未暇也季壽旋之官山右而麓樵適自長沙來過從時數因得悉其從弟笙樓之才刻苦力學戛戛然心期乎古而尤邃於詩與之游者如易午亭農部楊秋笛孝廉皆有文名每云得法於笙樓余心儀久之方謂有才如此未夭金殿間自應位置一席不日歌鹿

鳴而來得以促膝上下其議論而昌吾家之詩亦一快也而不意笙樓遽貧病以死易簀時猶口占一絕午亭爲余言之甚悲且言笙樓生平爲詩不下數千首每吟必斷絕作不經人道語及成亦不復省錄往往隨手散棄其門人吳勞二君掇檢遺篋僅得若干首恐日久併此逸也擬授諸梓而乞序於余余曰噫甚矣才人之多窮也文章之遇合固有命乃其傳不傳亦若有命焉則何也古之人如向秀之注莊爲郭象所竊李長吉古錦囊中所嘔心肝沒後爲仇者投之溷中彼二子者皆爲人

所厄而其所作固未始不傳也今笙樓之詩諸君子方且珍重愛惜收拾於吉光片羽而所存顧僅止此則豈非命也夫昔　先君子生平著作甚富偶病中爲人攫去綴輯數年亦僅得十之二三丙子乃刻之揚州所謂蔭江詩存古文存者也友人鄧湘皋作跋謂嘗鼎一臠見鳳一毛已足不朽談者以爲知言今觀笙樓此集猶爲之慼喟不置云笙樓名丙壽原名振翁長沙諸生嘗有三蕉餘話四卷秋笛爲刻以行世

羅庶常遺詩序

余來江南之歲聞石友在其從兄鎮江守琦署將作書訊之俄聞石友死於虖石友死矣白玉樓作記天上笙樂不落惜不得視其筆落風雨時也明年石農從江西來攜其稾行篋出以視余秋鐙半灺然皆燭讀之相與愕然怛然驚且惻已而慨然歎知石友不盡也石友名琪善化人年二十舉於鄉厄公車者九年嘉慶丁丑始成進士入翰林其人淳和清穎氣宇偷然熟於經義駢體律賦擅一時尤精小楷秀潤天成在吳與衡山門與石農昆

仲尤密常主荊農所余時過其齋談論甚愜頗獨未及其古今體詩不知其清亮峻拔如是也楚之爲國也以叢木得名尤以香草見重如屈子所賦申椒桂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胡繩嘉橘之屬與夫薜荔水中芙蓉木末祕搴其馨已而其中有九畹之蘭者尤楚之魁也觀其風苗而葉含薰而莖葩如佳人空谷如幽士深山而識者顧目爲王者香其品貴也卽秋風萎落而沅澧公子之思猶縈於騷客余於石友遇之矣石友洛死其稾佚其弟璥軒之僅得若干篇附以駢體數篇吉光片羽存

其概而已長沙自賈生賦鵩其少年往往多悲死

余所知近日如李中翰在青易農部潤槐黃廣文

本賦徐廣文書堂文孝廉艮猷唐秀才業菽及吾

家季壽大令笙樓秀才皆才士皆不幸早死序石

友詩不禁慨然歎白玉樓中多楚材也

黎環齋詩藳序

環齋郵其近藳屬余論定且以詩見懷余揭其詩壁間來讀者相詫也出其藳示之則又相詫也君之詩方進未已而詫者已如是是可與言詩也已始余以乙酉春偕計北上遇君於江漢閒翩翩然美少年也時且游京師冀得如馬荏平以發抒其奇踰歲無所遇剌滅而歸士大夫知其詩者多惜之然君雖不得志而其詩顧益進數年來塵甑土爨茅屋秋風飢寒憯於膚奔走𤸇於足舉夫蝸牛幻國蒼狗浮雲一切可惋可愕皆寄諸吟咏宜其

頗衰憔殺抑鬱而無聊矣迺觀其詩頗多蕭閒自
得之趣如人賴病將雙足歇天教貧得一身閒一
春臥病人初起滿地落花君獨來茶煙忽向竹中
出山雨有時溪上來杉皮屋小蒼苔澀石骨秋寒
老樹斜江村犬吠月徐上野寺鐘鳴船早開隨舉
數則皆吐屬自然真可與言詩也已夫詩之爲道
派別不同要歸於性情之正而已君之遇可謂窮
矣而其詩乃如此不謂之能道性情不得也昔
先子嘗見其詩而賞之今稟中有讀　先子遺集
云名教當場一老在文章前輩幾人存又云消受

瓣香蕉沐處梅花爲骨月爲魂可謂獨知趣向者

余擇其佳句如右足見都人士之誂賞不謬環齋

其益知自愛也

鍾山書院課藝序

江左爲人文之藪而鍾山如龍蟠扶輿淸淑之氣蓄洩於茲

國家人文化成因明制立書院拔選高材之士肄業其中儲他日通經學古之用意甚盛也余以庚寅秋恭膺

簡命建節斯土得時以退食之暇進諸生觀其角藝四年於茲矣適院長胡竹村先生將有課藝之刻於以覘諸生詣力所就之淺深非苟爲標行卷博虛譽也夫自八比取士之法行雖魁才碩學不能不

降而就律令至其文之高下則隨時地為轉移要惟以實而不以華為能垂世而可久焉古稱揚州其氣輕揚而上浮江鮑徐庾所患非藻繪不足也我

世宗憲皇帝御書敦崇實學懸之講堂其隱寓箴砭而示之正鵠者至深切矣夫學何以實蓋必從衣錦尚絅之始以馴致於不見是而无悶之域而後讀古聖賢之書恍若謦欬接而聲與通故發之為文悉如古聖賢之所欲言而秩然有當於人人之心亦如親見古聖賢而聆其意中之所欲言以是出而

應有司之郊其亦可矣遇與否則命也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非是則碔石之貌非不朁然大也其中乃一無所有以中無所有之人即倖邀有司一日之知責其實用難矣哉往時盧抱經錢竹汀姚姬傳諸先生嘗主斯席皆以實學爲教數十年來流風未替今又得胡先生爲之提唱吾見其風氣蒸蒸日上也故於課藝之刻重舉

聖訓爲諸生勗焉

尊經書院課藝序

刻鍾山書院課藝將竣而尊經院長任階平太史亦彙其尊經課藝見示遂同付之梓盖金陵有二書院一鍾山一尊經其歲取高材而廩之餼之月煆而季煉之均也則諸生之角藝於尊經與角藝於鍾山亦均也余之所以告鍾山之士者尊經之士亦備聞之復何贅焉抑余更有說夫

國家造就人才自三年大比歲科兩試之外又以書院課試輔貢舉之不逮其所望於諸生豈惟是能爲制舉之文遂詡然自足哉亦將厲之以通經學

古而致諸用也昔胡安定教授蘇湖立經義治事二齋一時經術極盛今書院以尊經名猶前志也院長太史爲翼聖先生之孫以經學世其家者其教人又可知也夫六經謂之經四子之書亦謂之經經者常也聖賢之言如天地之常道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約之爲四子散之爲易詩書禮春秋不貫通乎易詩書禮春秋而能闡發四子吾不信也不貫通乎易詩書禮春秋以闡發四子而能代四子立言吾尤不信也夫即末可以知本有得於經則根茂實遂言中體要皆經之精液也無得

於經雖徼取浮華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
韓子曰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故不徒以文人見諸
生之文其已進於是乎抑猶未也如遂沿而不止
將他日通經致用之學其端即於今課藝卜之豈
可以制舉之文而少之哉諸生亦顧名思義蘄克
副乎所謂尊經者斯已矣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八目錄

文集序

文集序

柳林黃氏族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其世系皆小史掌之司馬子長作帝紀世表年表一則曰予讀牒記稽其歷譜牒再則曰讀春秋歷譜牒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譜所由昉也嗣後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九品中正之法行氏族益重雖卑姓雜譜皆藏於官而歐陽修廬陵家譜則全法史記年表爲之於以見譜與史之表裏爲用而學士大夫有志敦宗族者所宜急矣吾

邑龍塘黃氏其譜凡數修首之者曰郭莊繼之者
曰佐庵蓋自其祖貞利公從江西吉州始遷於此
越九世至萬禮萬章萬石而族始分萬禮官江陵
遂居焉萬章子元珪居白溪萬石子元瑛居山下
元璋居椰林戶口皆蕃而元璋從明太祖以軍功
授指揮其子孫析爲六房是爲椰林黃氏之祖方
洪武初將軍廖永忠平章楊璟等以次平廣西湖
南諸處而辰苗猶竊發爲害元璋奉命征討路出
桃源之燕子岩駐馬題詩乎摩崖壁其意氣慨慷
犖犖乎鄉賢賀興隆李煥文之流亞也頹與隆得

李東陽之傳其名附見明史頗文雖無名人傳之縣志猶列諸人物獨元璋事跡無聞焉其軼乃見於桃源縣志自非無據而當日秉筆諸君子失於搜討則亦不能辭其咎也　先君子在日嘗慨然於邑志之外漏思有以更修之惟元璋之嗣篤庵文圃惕齋樗林數先生與有同心不幸書垂成而謝世先生兄弟每用傷歎今觀所修柳林族譜溯本尋源若綱在綱斎歎其宗之多賢者故成之如此其易而元璋之事則且跋涉山嶇躬訪而備載焉使當日志館中見此當不至缺畧弗道然後知

譜與史相爲表裏誠不謬也余以樗材厠名史館每欲援古人逸事傳之以附於司馬氏網羅放失之義如元璋者功烈可存固所樂聞覩斯譜之成不可以無言也爲序之如此

按元璋爲明太祖廟諱黃元璋以軍功仕至指揮在洪武時名同其君殊不可解門人海州許石華據沈氏野獲編謂明初避諱之法甚疏又據陸氏帝王廟謚年諱譜謂明人避諱惟離其字上下其文過時則否然不應同時而兩字之上下悉同攷諸桃源縣志及桃源燕子岩摩崖

與柳蓀黃氏舊譜皆無與文因準公羊春秋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例存之以俟再攷

田頭蕭氏族譜序

蕭氏之先出於宋大夫蕭叔大心以采邑爲氏至漢文終侯何以功第一封於酇齊梁而後世稱右族唐書載過江僑姓王謝袁蕭爲大而蕭氏七葉八相史氏尤豔稱之其居吾邑之田頭蓋昭明太子之後有諱儉者觀察湖南遂家焉後因馬氏之亂遷於江西宋神宗時開梅山置安化縣其孫國清乃由泰和轉徙於此傳四世至鄉城令應祁子孫益繁與余家衡宇相望互爲婚姻其族譜既遠有所承而纂輯之舉至再至三至是復議續輯而

乞序於余余惟譜牒之修繫之地望而不敢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古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不通歷代之說不足以言譜也史記蕭相國何沛豐人漢書蕭何沛人一人無籍兩邑之理則漢書較密顧蕭爲朱邑何爲沛產酇在南陽世家年表皆無別徙蘭陵之文而今之言郡望無不蘭陵者漢書蕭望之東海蘭陵人亦不言其爲何後以故顏師古有言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不知酇侯漢世宗臣子孫具詳表傳長倩博通古今能言其祖若實承何後史傳豈得

弗詳不然之事斷可識矣田頭蕭氏既云鄧侯後裔而亦系郡蘭陵未知於師古之言何如今觀其全牒斷以始遷之國清為祖葢以傳信也國清之前至於昭明以上及鄧侯凡江西舊譜所有者仍別圖於卷首志愼也雖不可詳固亦不得而略也君子之於譜期於敬宗收族以尊其祖於以質於古所謂善為譜者而亦無以過也余既趣其請因卽劉龔所得者以告之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蕭茂族也尙思所以無忝歟

石磴曾氏族譜序

曾之先出於姒自宗聖傳孔氏之道子孫與顏孟並列爲四氏世居南武城其地在今嘉祥縣明嘉靖間嘉祥裔絕詔求得五十九世孫粹質於永豐山中遂令還魯衣巾奉祀先是十五世孫據避王莽亂自魯遷江西至是復由江西歸於魯逮我

朝而世襲五經博士聖賢之澤長矣當粹質未歸時

宗聖後裔已流衍吳楚甚衆其在吾邑者自紹興中肇元始肇元由江西來居石磴鋪再傳至應龍以孝廉起家子孫散居縣境而上舍筠齋先生則

自其大父徙益陽之十里子孫猶歲時省墓安化不忘本也惟聖賢之道同於天地而傳世既久亦不能不與時爲盛衰以孔子之至德歷代尊崇迨五季之亂闔族殲於孔末惟仁玉匿外家獲免一髮千鈞迄今子孫以萬計然長房之裔實從宋高南渡居於衢其世裔在曲阜者皆次支之裔也轉徙變遷與曾氏略同而衣冠文物殘缺已多嘗讀孔氏之譜如史記所載慎字子順者譜或作謙或作斌已不無可疑又自晉武帝泰始三年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凡一百七十餘載祇有嶷撫懿鮮

四世而如晉書武帝太元十一年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宋書元嘉八年奪孔繼之爵十九年授孔隱之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譜皆不載若謂併漏則唐書世系表又與譜同斯固未知其孰是而孰非矣他如顏氏之譜載復聖娶戴氏生子歆孟氏之譜直以孟仲子爲二世祖皆未敢確指所據也而曾氏之譜顧猶有可述豈不以鞏肇諸君道德文章能言其祖故於江西之系較詳即東曾大宗猶藉以資考鏡況安化分支之時距鞏肇未遠應龍諸公又皆彬彬有文其譜之不漏不

支瞻而有體宜矣於是鋤齋先生方鴆其族人修
譜而以序爲屬余於先生有孔李通家之誼微先
生言固將執筆紀之且大賢裔也附名編末有厚
幸焉

益陽劉氏族譜序

友人冠南翼芝兩劉子以書來京師索余序其譜余故諗其爲益陽茂族明初由江西遷居十里至其所爲譜則非數千里外所能臆說輒爲綜舉史傳言劉氏之文以備採擇焉蓋余考古姓氏之書其最難譜者莫如劉氏有始爲劉而後非劉者有始非劉而後爲劉者有同爲劉而異其源者有同爲劉而異其委者傳言陶唐之後有劉累佝已商末徙封豕韋之故墟爲唐氏周封其後於杜陵爲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生士蔿爲士氏其後又爲范

氏爲隨氏北史後周賜武鄉公劉志姓宇文氏長
廣公劉亮姓侯莫陳氏又錢鏐據吳越其民避嫌
名改劉爲金氏此始爲劉而後非劉者也史記高
帝五年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六年封婁
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又高帝以宗女妻冒頓單
于其俗貴者皆從母姓改爲劉氏此始非劉而後
爲劉者也東周時王朝卿士食采於劉以邑爲氏
者則有劉康公夏獻公摯文公伯蚠以及劉毅劉
伦劉州鳩其仕於晉者又有劉難此同爲劉而異
其源者也劉向頌高帝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於朋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此漢祖所自出也其日彭城劉氏出於宣帝子楚孝王囂而高帝弟楚元王交亦居彭城至劉宋時分析爲三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懷肅居上里豫州刺史懷武居叢亭里及劉道產所居呂縣凡四劉同出元王同日彭城其出高帝兄代王嘉者日宏農劉氏出長沙定王發者日南陽劉氏出趙敬肅王彭祖者日廣平劉氏出膠東王寄者日平原劉氏出魯恭王餘者日東平劉氏而又有梁郡劉氏出梁節侯暢尉氏劉氏出河間孝王開臨淮劉氏出廣陵

思王荆涿郡劉氏出中山靖王勝其他如蘭陵梓秋宣城陳留諸劉氏更僕難數此同爲劉而異其委者也夫以劉氏之蕃如此其別如此考古者每難言之白虎通曰人之有姓所以崇恩愛厚親親也又曰族者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君子覩於族姓之義而因有事於譜如劉氏者果何以質之而不惑乎雖然譜以傳信斷自其可知者而不知者缺焉君子之義也揆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亦如是而愜耳冠南翼芝之譜既遠有承藉而其同事諸君皆敬愼以有秝雖未得覩其全牒固知其必

能因源竟委以衷於是也

安化鄧氏族譜序

吾邑之人皆安土重遷萃而州處故每都各有著姓其在四都者則鄧氏爲最鄧氏之先出南唐李從鎰後主煜第八弟也封於鄧爲王宋太宗初詔捕南唐宗室甚急其子天和逃之易李姓而以父封國爲氏其後有官楚之義陵者遂家焉又數世始來宅於茲迄今戶口以數千計蓋嘗論之五季之世壞亂已極惟南唐以宗室後裔聲名文物猶有可觀故論史者每欲以嗣正統方後主歸命時太祖既爵以徹侯復錄用其子弟天和獨恥之

而隱居新淦之桃花溪其亦節義之流亞歟及難作又能跳身遠遯以全先祀合於箕子明夷之義其有後而能昌熾也宜哉譜凡數修前此爲之詩者有宋楊龜山先生爲之跋者有元吳草廬先生及明解公大紳一經堂記皆在焉今其族方事續輯而問序於余余何敢辱楊吳諸先生後顧諸先生於天和之節義尚鮮發明故特表而出之使知鄧氏之保世滋大勿替其後蓋非無自而然也維時職纂輯者爲某先生其祖諱天人以孝廉官與國州學正尤有功吾邑學校云

徐巒鄧氏族譜序

譜學始於周而盛於漢若鄧氏官譜其最先者也至宋臨川鄧元亞譔古今姓氏書四十卷其文散見於永樂大典乾隆中奉

詔開四庫館乃摘輯成編論者謂昔之官譜不可見是書存猶可得其大略然則言譜學宜莫如鄧氏矣從兄蘭江先生館於益陽鄧氏適其家修譜成丐蘭江請序蓋其祖元太於宋開寶中由江西太和遷楚邵州之石牛塘崇寧五年升邵州武岡縣爲軍理宗元年升邵州爲寶慶府遂世爲寶慶府之

武岡人我

朝康熙四年有諱名楚者由武岡遷新化之油溪大塘旋徙益陽十里之徐灣至今七葉矣世有譜纓數典而忘君子懼焉斯譜之所爲作也余考元亞書所載鄧氏源流謂商高宗封季父於河南爲鄧侯別賜姓曼後併於楚以國爲氏而羅泌之論又謂鄧爲仲康子國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鄧林者即今之南陽實漢高密侯禹所從起是則鄧之得姓其爲姒爲子雖博雅者且難折衷而定於一是矧後之爲譜者耶今觀鄧氏舊系乃載鄧爲唐叔

虞後至吾離始封鄧侯其後為南陽之望是又於姻子之外別出姬宗固有難於臆斷者矣雖然舊系所載乃江右舊譜之文雖不敢刪亦不可得而詳也由武岡而新化而益陽世次漸近是則不可得而略也鄧氏之譜祖元太而宗名楚以前者則存而弗論合於多聞闕疑之義而尊祖敬宗之意即寓於其中於以姚美漢之鄧氏官譜宋之鄧氏姓氏書又何難故曰言譜學莫如鄧氏也

仙溪吳氏族譜序

今夫百齡之木柯千而枝百條千同葉萬同其根柢則一使聊其葉而曰是去本遠不由於幹可乎羅泌有言姓者性也山行千驛形不脫祖水行千里性本其處子孫千世不免性類我者謂姜性宏諸姚性仁張王性寬李趙性毅劉范性急嬴偃性雄豈聖人故爲區哉惟其原有以使之是以古者司商協名姓而又有世本之書以明系牒辨族屬如此其重也吳氏之先出自泰伯傳弟仲雍號曰吳仲其後因以爲氏迄今江南之吳猶能溯其世

亦其徙居吾邑大橋仙溪等處則自明成化時有諱安逸者從常州之江陰而來蓋少誠之子邵裔也歷今十餘世派衍益繁其祧某懼其遠而無紀也爲譜以類其系而乞序於余竊惟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由敘風俗之所由篤昔人以伊由唐堯册出册叔指爲繆妄若吳族之導源姬水傳世勾吳則無是也傳言姬之姓廣又吳之字義爲大言惟廣惟大於義宏矣諸君旣譜其系尙論其世庶知所襮乎哉

安化二都王氏族譜序

乾隆乙巳余年八歲　先鄉賢公始攜之上學其時館二都王氏得與其族之賢人偉士游而蘋山先生來講學尤密　先公每言先生吾石友也余時雖無知固已心識之迨後從　先公應試數與先生晤備聞緒論迄今三十年如目前也戊寅夏先生以書及族系寄京師云方有事於譜俾爲之序蓋王氏之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有子宗敬爲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其後在秦爲武城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徙瑯琊即晉南渡後

之烏衣王氏威之後曰霸遷居太原傳至後魏鎮東將軍瓊生四子唐書表所言四房王氏也僖宗末年瓊後裔避亂入蜀遷居吳之廬陵往來什香符山合田諸處明正統時有諱琳者攜子銳授徙安化之栗溪旋居益陽之洞沖然猶返葬江西也銳子濟又由洞沖定居安化二都之相子坪椒聊繁衍衣冠日盛蓋其譜自宗敬以來有世次可稽者如此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書言子晉八世孫錯爲魏將至頤凡十四世頤生翦翦生賁賁生離至威爲四世威至霸爲九世霸生咸

咸十九世孫澤濟生淑翅曾孫承是宗敬至術已
二十七世至承則五十一世矣今譜稱二十二世
霸三十世承與史不合殯史氏之文亦不盡可據
即如表載錯之子賁而翦之子又曰賁翦之祖元
而離之子又曰元其時年代未遠何至以子孫而
襲高曾之名竊意史本有誤而姓氏書因之世次
不合亦不得遷援以議譜矣夫譜以同宗合族屬
非以侈華膴也白樂天唐之聞人而自敘其宗派
至謂白乙丙出自楚之白公勝年代顛倒遂貽口
實故譜之修不易言也今先生以經濟之學聊一

發之於譜其意葢以近而可徵者爲主故於吳楚之系尤詳乃其自序猶以謂二千六百餘年之舊系間有差謬而欲考訂於廬陵舊藏之本是其精愼不苟異於世之爲譜者余故不敢以讕言進而敬致其芻蕘之說所以答先生意也并以諗其族之賢者

資江王氏族譜序

王氏邑著族也自戶部昭亭先生兩娶於吾家一爲修武知縣石城公之孫女一爲雲南知事守孫公次女其時兩家子弟皆鼎盛幾幾乎埒於里而翕於牀矣互爲婚姻至今罔替余年十二隨 先鄉賢公館於虎文上舍家嘉慶辛酉與萬泉學授公車北上旅邸同燈火者二載繼又與平舫明經爲兒女姻計里中戚婭多矣而於王氏羣從尤惓惓然有相親之意親以婚媾也尤親以道義萬泉舉鄉試之年余始游於庠其後十五年成進士而

余方官於翰林二人者出處相爲先後己卯冬余奉
命備兵川東順道假歸而萬泉方自寶慶教授奉諱里居握手眷然時方與其族之賢者議輯族譜尙未就也
今上卽位之初余首被
恩命擢授晉臬地居太原故王氏郡望所在下車之始卽詢其風土人民而王氏之族罕有存者蓋古今之世不相及久矣因念平生宦游足跡幾徧天下所見人民城郭大都非故而吾邑介在山陬其民

羣萃州處往往數百年不易其地孫孫子子婚姻
洽比有桃源雞黍之意若吾家自吉州公以至舜
卿王氏自子明公以至孟俊孟說皆從江右來占
籍在安化未置縣之先非夫源遠而流長奚以致
此於是其譜告竣而平舫自京邸以書索序且致
萬泉諸君之命竊惟王氏之族優龍劣虎自昔已
然姓纂言王氏新望二十有四皆出子晉後其系
世之遠與敦宗之誼京國諸君子序之詳矣獨念
余與王氏居同里行同倫盛衰同忻戚俯仰之間
有不能已於言者爰因其請而發之俾覽者有所

興起焉

益陽胡氏族譜序

家之譜猶國之史主於傳信而已嘉慶已卯秋余赴官川東便道歸里過姻丈胡律臣先生於益陽志局先生因言志者史之一體州縣雖紀一隅將以備史宬之採猶之譜牒爲一家之學而隋書新唐書皆列入史部徵文考獻要諸直筆也余重然其說是時令嗣雲閣方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辭毫入史館繼而預修

睿皇帝實錄

天子嘉其書有法

特賜召對

命爲提調官俾領館事而先生適以其所成族譜

國典家乘同時並集粲乎懿矣按譜胡氏自漢渭公

元代由江西遷寧鄉之麥田六傳至思敬徙居益

陽十九里巖家河是爲先生本支之祖尊甫襟江

公於乾隆中綴族爲譜至是先生復與其昆季主

峰梧岡特堂及族之賢者續輯焉人以謂龍門之

談遷扶風之彪固不是過也余惟胡之得姓莫古

於胡曹世不載其人在五帝時宋代名賢尤多而

鄧元亞姓氏書竟遺胡氏殊不可解浚迪知辨胡

氏有二一謂春秋胡國與後魏改紇骨爲胡也其實
春秋胡國卽有姬歸二姓而主胡出自有虞不與
焉若唐人所譏通譜於令狐者又不足論矣然近
代名儒如歸有光其自敘世譜亦混姬姓之胡爲
一且言不知其何祖可見譜不易爲而徵信於古
之尤難也今觀先生之譜祖漢清而宗思敬其餘
從略斷自其可信者也益陽之胡蕃矣非其支皆
從略信史之直也亦猶前者修志之意也宜其閣
之得所稟承而翹於史館也

柀溪李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盛於唐而國姓迄無定論傳言老子生而指李樹爲姓史又言臯陶之後以官爲理氏傳至利正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氏李五世孫元杲娶益壽氏女生耼即老子也竊謂改李既始於利正不應至老子又復指李爲姓氏族博攷亦言食木子爲氏而取理同音者爲不經然於李氏得姓之源流仍未能詳也按李古刑官成周大司寇之職在虞曰士在夏曰大理管子小匡篇弦子旗爲理注云獄官也大匡篇國子爲李注云

李同理不特此也史記魏世家李克韓詩外傳作里克是李又與里通矣至皋陶爲李管子法法篇已明載之人但知李之得氏由於大理而不知古文理李通用遂穿鑿杜譔而爲指李與食木子之說其亦孟浪也已吾邑二一都板溪之李其祖必遡明洪武中由吉安遷此子孫析爲八房分居董木溪石牛田黃泥界等處世有冠矜今以修譜竣乞序於余余未獲見其譜而於史傳之言李氏者固嘗肄業及之太白云我李千萬葉仙榦蟠中州言其極蕃也如二一都之李蓋千萬葉中之一葉然由

葉而枝而幹而一本之義即於是乎在余故以李
氏得姓之源流爲言亦庶幾務本之意云爾

湘陰楊氏族譜序

古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若世本周譜五帝系之類馬遷據以修史記唐書藝文志纂列譜牒十七家其書今多不可見至宋而歐蘇之譜作焉說者謂二家之譜皆可爲法而歐陽子之譜尤善以其精於史事其譜亦全法史記年表爲之也然則言譜學必於歐氏而尤以歐氏之史爲斷楊氏之先出自周宣所謂霍楊韓魏皆姬姓是也考唐書所載望族在關中者曰郡姓以楊氏與韋杜裴柳薛並稱楊氏之爲宰相者前後凡十一人可謂盛矣

而李肇國史補亦言楊氏自震號爲關西夫子至宋七百年子孫猶住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以此證歐氏之史則楊氏之能世其家尤彰彰已湘陰之楊其郡望亦曰宏農顧獨不溯閿鄉而以自筠遷楚之某爲始祖自某而上至宋筠州守宜中而止宜中以上則略之年遠無徵譜所不能詳也於所不能詳者則闕之抑慎也每慨世俗士大夫往往能縱談古今而於先世之事茫然弗省能相識徧天下而於一本九族之親視若途人此非好務其所反亦由譜學之不講無所感發以生其

孝弟之心也今楊氏之譜乃能敬宗收族以親其所親而長其所長可不謂賢矣乎玉泉孝廉以其族方事續譜丐余為序辭之不獲又懼於言之貌也孝廉嘗與余言史故遂以史法折衷之

澧陽皮氏族譜序

古者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比五音而五之轉生四時與氣殊音各二十有五故曰百姓也而又有氏者白虎通云所以勉人爲善也或以官或以事聞其氏即知其族也惟天子能賜人以姓如嬀姒子姬皆堯所賜也諸侯則賜氏如魯之展氏東門氏是已諸侯之支子曰公子孫曰公孫公孫之子不敢祖諸侯而各以王父字爲氏若魯三家鄭七穆其最著者也自馬遷混姓氏爲一漢魏膏粱甲乙相矜以門第而姓氏之源弗講矣皮之姓氏於

古無考千姓編祗言其望出下邳潛夫論雖言田
敬仲後有皮氏而不詳所因辨證亦但引漢皮揚
及唐末之襄陽皮日休而已其得姓之原皆未之
及竊謂皮非姓也而亦不聞以官與事氏其在古
人以皮爲字者則如牧皮爲牧師之族鳴夷子皮
潛夫論謂其出自子姓然二人者皆闇闇士不得
以字爲氏卽古今人表所載司徒皮一作晉亦未
可爲氏皮之據惟鄭大夫子皮者爲春秋時賢臣
雖左傳明言罕虎而罕氏至今無聞意者其子孫
或竟以王父字氏而爲皮也夫姓氏之學微矣漢

承堯後自昔相沿而劉子元譏家史及譜攷獨辨其爲陸終苗裔王儉譜顏氏謂伯禽支子而魯公謂其無據仍以邾夷父公羊所稱顏公者爲祖是雖右門華族而有不敢不致其審愼者況於姓氏之稍稀者耶澧州之皮游黌序者頗多近且屢舉於鄉矣起宗之望安知其不在是耶余主講澧陽適其譜竣請序因以姓氏之說告之云

資江夏氏族譜序

譜者類也類其事也其名昉於周代若世本所載於古帝王列國諸侯卿大夫之世系皆能溯其祖先以究夫得姓受氏之始則即所以類其事也後之君子祖其意而遞加詳焉而譜之學益廣吾邑夏氏其先出於夏侯唐武宗時有諱顯者以直諫去官隱於九江因去侯為夏氏宋太師竦其後也又數傳至孝璋乃卜宅於茲余觀史傳如秦莊襄母夏太后暨夏說夏無且夏統不一而足不應至唐時乃有去侯為夏之事豈今茲之夏固別為一

出耶抑其家舊牒固不能無所謬誤耶考唐書表東樓公封杞至簡公滅於楚其弟奔魯魯公給以采地爲侯因謂之夏侯氏其後去魯之沛分沛爲譙遂爲郡人而夏氏出自姒王姓書所載皆同惟元和姓纂言陳宣公生子夏後爲氏臨川鄧氏遂援其說謂夏出於媯夏御叔之後非以國氏不知左傳所稱夏氏者爲楚莊所討其族已滅矣而夏禹傳世四百易代之後安知無以國爲氏者而謂其盡出於夏南耶若謂帝王各有本氏不以國氏則虞舜氏姚而其後有虞思商湯氏子而其後有

商容又何以稱焉然則鄧氏之論未可爲據而夏之爲姒亦不在乎去偰與否也夫末世之譜其不足徵信者多矣如莆田之蔡其後京者多託於君謨文山跋彭和甫譜嘗慨言之若夏氏之溯系其公何嘗以石守道一時之激論爲芥𦍑推此意而其譜之不至於謬誤可知已以此類事吾知其必能有合於古也因其請爲書以弁之

楚南梁氏族譜序

梁氏受姓夏陽世居江右其遷楚南自元初忠泰始子孫散布安化武陵新化各邑分為五支乾隆丙子曾合族修譜迄今六十餘年丁戶益繁復續輯焉而丐序於余余惟古者大小宗之法備於是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奠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蓋所以尊祖敬宗收族如此其至也自宗法廢而譜牒之修不可不講矣人易世疏昔人所慨非有以聯之奚從向恒河而數沙耶顧禮有云同姓同宗合族屬苟非其宗固不可得而合也

同一王也則未知其爲元城歟宜春歟北海之田
太原之姬歟同一李也則未知其爲趙郡歟成紀
歟柳城之衆略陽之氐歟是離之未必不羨而合
之反爲傷也乃若賢者之相附則有之矣史言張
九齡與張說爲相乃與通譜系黄庭堅與會稽黄灝
皆出婺州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灝近
復以兄弟合宗此即近世合譜之說也山谷賢者
二張名臣決非出於假借雖世次不可知而其宗
則同故譜亦得而合也梁氏侯於漢爲膏粱華胄
其前在晉有下軍御梁餘子養在魯有孔子弟子

梁鱣又陳留風俗傳舉公高之後居大梁有梁垣氏史記嬴姓分封有將梁氏與夫梁邱穀梁之屬凡古有而今無者或多以複改單而爲梁然已往者不可得詳也自忠泰以來世次可稽又非若山谷諸人之以年相望而爲兄弟者比譜之合也宜矣以此收族即以此尊祖而敬宗余於是歎梁氏之澤之遠也

小淹楊氏族譜序

楊氏吾姻也望衡而居江之廣不能杭一葦己卯秋其族譜成適余赴蜀請假過里將其盛奚可以無言嘗考譜之名起於周唐宋以來以譜名者衆矣義例多本之楊氏何言之古但稱某氏譜其曰家譜者自隋書經籍志楊氏家譜始也唐以後家各有譜其曰支譜者自通志藝文略楊氏枝分譜始也古譜不記塋墓亦自楊氏始隋書楊氏家譜狀併塋墓記一卷是也古譜不記生年亦始楊氏劉歆七略載揚子雲家牒以甘露二年生是也子

雲好奇字故改楊為揚類苑言子雲於蜀無他揚今揚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此猶臆度之詞德祖言吾家子雲則卯揚故楊也說者謂楊有六族如後周楊矣賜獨孤氏至隋復賜楊氏又冀胡胡盧氏改為楊氏皆在其後者若唐叔虞之後封於楊又周宣王子尚父及景王之子皆以邑為楊氏國語所謂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而宏農之楊出自晉武公亦以邑氏李肇國史補所稱子孫七百年猶住伯起故宅者其先實羊舌大夫之裔也然則言譜系於楊氏誠不爭於無徵不信者矣晉里小流

之楊其先亦出宏農顯世家已邈自其祖某公由興國州遷此世有詩書余垂髫時即以文字見許於從姑丈建中先生而允升太翁尤與　先君子爲道義交前輩之流風迄今未沫也其族之賢者跐其譜輒爲是譜遠稽近考惟信之從苟非可信雖漢之四世三公不敢祖也雖唐之宰相十一人不敢援以爲重也子雲之自序所出也言其祖食采晉陽後爲楊侯以難逃於華陰與唐晉所敘宏農世系正同而論者猶以爲張衡有言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無所謂楊侯因以歎子雲之說也

疎然則士大夫能自言其世者固不易矣若茲之

譜其覩子雲之自序也進矣義例之精夫何愧

石牛關胡氏族譜序

益陽之族胡爲蕃余爲之序亦數矣今年玉田茂才以書來言方有事於譜而丐序於余余考胡之見於載籍者古有胡簋又路史言炎帝廟有胡眞官者南遷時侍臣也氏族博考載陸終氏次子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爲胡國楚滅之而后裔之後亦曰胡晉昭公母夫人歸氏卽胡女王符謂歸姓胡消何世本言歸姓夔出是也他如考工記之言盼胡越世家之言宗胡又墨翟之徒有胡非子皆不詳其所自出惟平王二十六年鄭伐胡武公

曰胡兄弟之國不可伐此則姬姓之胡也而後之言胡者多本之胡公滿夫滿受封於陳其先則姚墟嬀水未聞以胡稱也史言大舜之後有圭胡或即胡所自昉然滿爲虞閼甫之子未封陳之先未聞別有爵邑又不應父子異國易虞而爲胡也由是言之則未知胡公之稱爲國歟邑歟號與謚歟況於的所自姓而牒之系之哉十里之胡其系亦肇於胡公而世次則邈矣其可譜者曰文秀當元武宗時由豫章之泰和遷潭自寧而徙其居十里之石牛岡者曰福宗生七子其季曰福達有子四

人所謂下四房也今其族以丁繁各自爲譜祖達之裔亦議修焉而總其事於甫田先生玉田書府等參校其閒蓋其譜至是凡六修矣余雖遠隔仰其不盤於初也往者歸震川氏自敘其譜以爲出於胡而不知歸姓之胡爲后夔之裔且又雜引姬姓之胡子豹而以爲太史公微之不爲世家言不知於古帝王功臣何祖是不特未見世本且未見路史也余爲震澤閣太史族譜序嘗言及此玉田諸君皆邃於古者更以是諗之

山口姚氏族譜序

同邑姚君祖讓修其族譜成以書介魏子平階乞余爲序其自述源流起姚墟至於唐代甚核蓋本之新唐書姚崇傳至六世有正雅者由筠州官安成遂家桃溪又十二世曰子禮當元季徙黃陂一傳曰南秀明正統中徙沅州再傳曰達曰運成化時運徙安化郎今山口姚氏是也其族散在他處者尚衆總以桃溪爲始祖云夫譜學之廢久矣魏晉六朝門閥相尚譜掌於官至五季之亂故籍散亡多有不知姓氏之原者於是乎家自爲譜往往

造作名字妄譔爵里溷真誣祖而譜學遂以大壞竊謂譜之爲道上以尊祖下以收族昔眉山蘇氏譜及於高祖而遠祖之留眉者不及惟拳拳於一人之身遞降至於無服遂如塗人幸其未至於塗人也譜之以生其孝弟之心使之無忽忘焉其意亦猶是也然蘇氏譜依服制上下不過五世揆之於義譜與服別服有所限譜不當爲之限也今自高祖以上明明有名字爵里可紀而吾以親盡故删之至子又將高祖删之至孫又將曾祖删之每下譜一代則上删一代仁人孝子於此得無有憾

然不忍於心者乎然則世之爲譜者苟能山流溯

源一一能紀所自出而名之字之纔不必皆有爵

謚可憑而繩繩有緒亦豈非爲子孫之至願哉特

不得取惝恍無據之人以自誣其先焉耳姚君之

爲譜能援新唐書以證地望庶幾非浮談無根者

然崇傳言三子彝异奕奕子闓宰相世系表則以

闓爲异子傳又言崇孫勗合宰相世系表則以合

爲崇弟元素曾孫勗爲崇元孫均之新唐書也將

誰適從乎然則世次之難明雖正史尙不盡足據

況乎其爲一家之譜哉姚氏之譜雖遠溯唐虞而

斷以桃溪爲祖其諸善於收族者乎路史言諸姚
姓仁葢虞舜允若之遺其所由來久矣更願與神
明之裔勉之

益陽羅氏族譜序

楚南之姓莫古於羅傳言漢羅歸越皆芊分路史亦言羅熊析也後亦入楚爲羅氏羅侯氏長源號稱博雅自言所出當必不妄然其望則莫著於吾郡屈子沈於汨羅羅之名縣因此水經注江水過枝江其民古羅徙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是已數千年來子孫布居吳楚間所在多賢益陽蛇山之羅其一也宋建炎初其祖雲遂來自豫章七世至大珩爲元大帥以忠烈著迄明代而益顯若光祿卿觀江西按察使安其最舉舉

者而宗伯文介公翰義當崇禎時扶溫體仁之奸雪張江陵之枉文章氣節尤凜然有古大臣風尋其世系不可謂非詩書節義之胄也予往來資陽與梅亭上舍聒巡漕時孝廉有向實襄予有勞皆文介公之後勁也頃以修譜來乞序予不能辭抑嘗考之世本言夏有武羅其後氏焉周官羅氏掌鳥獸亦以為氏急就篇言顓頊之後封於羅左傳註羅熊姓一曰祝融之後妘姓後魏官氏志代北斛瑟羅氏叱羅氏並改焉是羅之為姓亦不一矣而吾獨有以知益陽之羅為芊分熊析者正因其

地得之而尤以其人之多賢徵之史言鬻熊之後
子孫別氏者凡七十有二複氏凡八十有二共十
三尹及氏於別邑者不在此列可謂光遠有耀矣
若羅氏者宜其焯於大湖以南歟

會稽陶氏族譜序

氏族之敝起於魏晉以降之官譜膏粱華腴依附假託者多矣而晉陶獨無雜姓風俗通言氏於事則巫卜匠陶柳沖鄭樵之倫宗之此謬說也古無匠姓卜以官巫與陶以地鄭謂虞思爲周陶正亦爲陶氏尤不學之甚虞思夏諸侯以二姚妻少康者安得爲周陶正是蓋誤以虞閼父爲思也閼父之子胡公滿後裔爲陳爲田爲王何嘗有氏陶者耶尋陶之得氏實源於濟陰所謂陶邱者帝堯初封於此其後子孫居之因以爲氏宋公徙陶卽其

地也境與衛接故殷民七族分衛以陶爲首漢高祖即位於陶而開封侯舍實從之其爲濟陰派無疑也自丞相靑至公士元始世士開封大司空敦雖居河南亦距開封伊邇討自殷周逮漢陶氏之族率不出豫州境與濟陰近漢末始南徙丹陽而潯陽之派則又丹陽之分觀三國及六朝諸史傳可見嗣是以來陶氏子孫散見於吳越及吾楚者所在皆是以德行以文章以功業以高隱見者指不勝屈其不類者秀實仲文兩人耳秀實爲唐彥謙之孫避石敬塘嫌名改爲仲文則潛氏之子見

於王弇州集而後皆各復其本姓是吾陶不但無
雜姓且亦無不類之人也余嘗爲大司馬桓公及
靖節先生年譜頃復得無錫陶默所爲仰止錄廣
其例爲陶氏世譜凡史傳及各書所載陶氏胥彙
焉猶恨書缺有閒如吾長沙之陶自桓公長子盧
江太守瞻以下迄今布居於長屬十二邑及衡永
各境者譜牒所載賢豪魁碩代有聞人而徵之史
策百不逮一前年余由皖移節來吳道出當塗其
地有橫山名爲陶墓門太平郡志謂皆唐宋六朝
以前陶氏之塚凡九十有九而能舉其名字者數

人而已其餘雖高官大爵難表彰然已無從而悉
也以此知史傳多遺而數典不忘獨賴有家譜存
耳會稽陶堰爲衣冠舊望如莊敏恭惠文僖文簡
皆明史有傳卓卓在人耳目給諫崇道公始爲譜
乾隆中明經元藻續之序言自明成化以來祀鄉
賢九名宦十三鼎甲及乙科八十有奇自卿士至
封疆守令凡百計可謂盛矣而皆井井羅羅可考
其行事則譜之爲功大也比者內翰際堯復增輯
焉而問序於余竊謂陶堰之譜善矣閥閱華矣願
益勉脩世濟其美以求無忝於成陽穀林之裔庶

幾靖節所云賫宗之光者乎

蕪湖陶氏族譜序

陶以地氏堯初所封在今山東定陶縣境與衛接爲殷民七族之首望曰濟陽其後衍爲丹陽潯陽二派實同出於漢開封閔侯舍高帝功臣由右司馬歷官中尉者也中尉總禁旅司巡徼秩最顯赫即武帝改名執金吾者漢承堯後高祖爲漢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於定陶而侯以其時從之蓋即縣人陶唐之後裔也傳夷侯節侯至侯睢失國公士元始復家而後若少府範與李郃定大計安社稷司空敦與楊震同徵起至三公後漢書皆載河

南人開封故屬河南則二公爲閔侯裔無疑後世傅會遂謂敦孫同同生柴桑侯丹丹生長沙桓公侃果爾則司空爲潯陽之祖何以靖節命子詩遺之然靖節亦特舉其功業盛者言之所遺實多同見鄧名世書丹見桓公本傳固非無據又王隱晉書載丹長子操任武昌私還祝丹病丹責以朝廷用我爲邊將取爾爲任而敢越法移行竟不見此一節足徵桓公父兄之賢不徒母教即桓公子廿一人其九見於本傳如大鴻臚瞻郴縣伯旗光祿勳範皆有事實又兄子當陽侯臻武威將軍輿以

逮侚晉夔咸一時有名而命子詩均未之及且其所謂祖考我顯者或以爲武昌太守茂或以爲散騎侍郎岱散騎於惠和千里無涉而茂之名不見於侃傳至厥考姿城太守則並無其地當爲安城而其名亦逸只此知網羅放失之難而世家大族誠不可無譜矣丹陽之陶其渡江當在東漢時徐州牧謙始見於魏志其子商應未仕而猶子交州刺史基屢世繼起長子宛陵侯璜傳威淑及綏凡四世五爲交州也次子鎮南大將軍濬生臨海太守湮宜城內史猷顧榮謂陶恭兄弟悉南金也又

次太子中庶子抗生康樂伯回傳汪陋隱無忌史言兄弟咸有幹用也而獻子于湖令馥死蘇峻之難贈廬江太守其後遂居于湖即今蕪湖東莞之陶云余嘗取其譜觀之自于湖以下十六世至唐太理寺評事朏而裴祕愈蕃布居宣城南陵及太平各鄉者指不勝數其壙某以當塗之橫山宣城之灣沚爲坡世有簪纓如宋紹定進士開封尹謚文僖熾鎮江總事參軍居仁見宋史忠義傳其尤著者也由東莞而鵝溪寧圩李陽上下灣街口以逮姑山慈溪保豐朗陵其其譜或分或合皆以評事

爲宗南遵源於開封因思余長沙之系出自潯陽
自柴桑侯起吳牙門將官至揚武將軍列土而封
適與宛陵鎮南同朝長沙世子與于湖亦同時殉
國難迨長沙爲盟主率兵勤王康樂亦左右其間
同心滅賊彼時潯陽丹陽可謂多才又皆同出於
開封何以諸公晉接絕無同人于宗之文意者人
易世疏因無由衆條載雜贓往歲壬午南陵裔書
芝自翰林假歸謁余於皖撫署以祠額請余爲書
念茲厥初四字蓋靖節贈長沙公語也茲觀蕪湖
之譜更以是書之俾爲人子孫者有所興感云

碧田劉氏族譜序

譜學難而譜劉氏尤難傳言陶唐之後有劉累何已劉累者其名非累氏劉也唐書世系表言陶唐氏子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爲名是爲御龍氏既氏御龍其不氏劉明矣表又言士會子孫留秦者承之左傳其處者爲劉氏處即留也竊意劉氏當作留留文義始應漢因卯金之讖加金同虔鎦之鎦故許愼說文有鎦字無劉字徐鉉謂鎦字從金從卯田與刀屈曲相近疑即劉字者殆非也按說文偏旁有瀏字瀏者水名蓋成周時王畿內

地以水得名者也定王弟季子食采於是因以爲
氏若康公夏獻公摯文公伯盆是也若佗若毅若
州鳩蓋皆其族也古文簡質時或省水爲劉於卯
金刀之說尤符而鎦之音如之遂援而爲一也否
則許愼漢人不應爲字書以同文而遺其國姓也
左傳晚出以能言國姓得列學官意其時已混淆
鎦爲劉而改傳以從之予攷諸人特藉以證漢承
堯後而已非不燭其謬也然姬祁自是不分而射
陽平臬來春之劉更無論已故曰譜劉氏尤難也
碧山之劉其譜斷以由吳始遷爲一世推及於江

西之某君而止以前則略之無逍遥華胄之誚蓋

昔者漢祖名邦史記不載而漢書載之太公名煓

字執嘉史記亦不載而唐書載之後儒猶以爲疑

若後世之譜可謂慎也惟慎故難也

浮邱胡氏族譜序

余與胡子京南交最久胡氏爲益陽著姓而京南之族則自明洪武年間有貴甫者由江西高安縣來楚凡四遷始定居益陽九里浮邱之麓迄今十有三世矣京南既輯族譜丐序於余且以胡氏得姓之源流爲詢蓋世之言胡者郡望必稱安定其地在今甘肅之平涼府余考古史胡氏之族凡數姓世本言胡曹作衣是五帝時已有此姓而大舜之後有胡公滿遂武王之女太姬所妻胡公滿是也是爲嬀姓之胡平王二十六年鄭伐胡武公曰

胡兄弟之國也其後胡子豹爲楚所併故路史云胡子爵楚滅之姬國也是爲姬姓之胡又世本云胡歸姓之國夔所出左傳魯襄公三十一年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是又爲歸姓之胡至其地之所在則范史云汝陰本胡國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而盟會圖胡在豫之郾城越世家云析酈宗胡索隱云宗胡邑也爲胡姓之宗考工記粉胡之笴注云胡子國在楚之數說者皆不言安定而自宋以來大儒如瑗如寅如安國無不稱安定者此亦如劉稱彭城李稱隴西舉其著者言之其遙遙華

胄則雖以林寶之譔元和姓纂亦不能自明其姓所從來其他抑又何說今胡氏之族散處益陽湘潭寧鄉各邑指不勝屈京南乃慨然興綴族之念由贵甫溯而上之而世系則斷自遜遷遐家山之思彰爲始旣勤且愼尊祖敬宗之義於是乎在至於因流溯源則工史書世之職廢久矣芻蕘所舉聊以塞下徵之意云爾

益陽鄧氏族譜序

昔之善言姓氏者如魯衆仲晉胥臣鄭行人子羽皆能因源竟委瞭若指掌惟籍氏數典而忘周王譏之蓋其時秦火未焚典籍具在不必見郯子而始能言官過柱下而始能言史也漢魏以降九品中正之法行譜悉藏於官唐末稍淩替矣至宋而有撫州鄧名世之姓氏書其書以四聲分部胡松年謂其學有淵源辭亦簡古其於本姓之源流尤詳與林寶之著姓纂不能自言所出者迥異蓋鄧出子姓自商武丁封其季父於河南爲鄧侯別賜

姓曼而鄧侯吾離嘗朝於魯其後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世仕於楚君子稱鄧廖爲楚之良是也漢之中世鄧况始自楚徙居南陽新野太傅高密元侯禹其最顯者厥後累世寵貴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列校守牧又不下六十餘人可謂盛矣益陽十一里之鄧自其祖獻由江西徙居於楚蓋高密侯裔也獻有三子分居寧鄉益陽其舊譜得自江西有朱晦翁序一篇言鄧后稷之後在殷爲曼姓至叔虞始封唐傳四世生燮改國爲晉又五世生吾離始封鄧侯子

孫因以爲氏夫叔虞翦桐受封武之穆也其先世在殷爲組紺爲古公季歷妥所得晏姓之稱乎此其辭之不可通者闕疑焉可矣至獻以下則廬墓具存子姓振振紹美南陽夫何苶焉鄧生隆甲不遠千里走皖乞譜序其意不可孤因以鄙見所及者書之

橋頭劉氏支譜序

譜牒之學古有專門自周小史奠系世鄭司農謂世即世本之屬其在魯語則曰工史書世在周語則曰司商協名姓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秦既滅學諸侯子孫失其本系是以劉漢之興雖云堯後而太公以上莫詳世次則譜學失官之故也魏晉甄九品中正隋唐有圖譜局郎令史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譔譜事其時官有簿狀家有簿系甚綦重已五代之季漸即凌弛觀鄭漁仲所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

貴與文獻通考所載僅存數家固爲無幾而專門之學已多不可考奈何後之言譜者顧欲鑿漢唐而徵名規秦越而綴屬乎橋頭劉氏其先曰南仲由豫章官楚之龍陽其子天麒天麟始來宅於茲二十餘葉矣族衆日滋其次房之裔近復續爲支譜祖南仲而宗天麟昭穆尊卑煥然秩然南仲以前推及於宋丞相某雖不忘所自而不敢誣也南仲以下族大丁多親近如天麒雖未能盡合而亦不病其分也以視乎鑿漢唐而徵名規秦越而綴屬者洵不可同日語矣余與劉氏諸君子遊最久

而勗齋復不遠數千里郵書爲請輒爲序之如此云

梓梁文氏支譜序

文氏之族出於周春秋時若蔡大夫文之鍇越大夫文種楚大夫文無畏又衛將軍彌牟謂之文氏之子皆文王後也漢初廬江文翁守蜀興教化其弟子張寬司馬相如輩一時蔚然稱盛蜀人呼之爲翁而不名又越嶲太守文齊不附公孫述以郡歸漢封成義侯又西京雜記文不識家富多書文長蒨家一產二男文固陽善馴野雉皆昭然見於記載者惟宋介休文彥博敘其家世乃云本姓敬避翼祖諱拆其字爲苟文二姓按說文敬字從苟

紀力反從攴普木反今以苟爲苟且之苟與衛荀變之姓無所别而又改攴爲文訛益甚矣蓋宋初民未知學沿襲俗書故有此失潞公巨勲元老而亦不加攷正宜爲鄧名世輩所譏也益陽文氏其先亦出文王後唐莊宗時有春元者官帳前指揮始占籍江西之永新信國公文山先生其後裔也信國有從叔曰正道始分居固塘有子六人其四曰存耕以明經官教諭又九傳至福道始遷居楚南之益陽其子某居十里梓梁巖族甚蕃科第相望嘗取其譜系觀之所敘如此於是其族七房僉

議修譜、而太學生賢選與其同祠諸君子有事於
支牒、而以序爲請。余官川東、時賢選命其子來、已
諾之、不可卻也。因略爲詮次源流、俾弁其卷。

駱學博年譜序

永之爲郡在瀟湘之源嶺嶠之際其山水之奇爲天下人所共慕前代名公鉅卿寓此者相望士生其間沐浴餘風往往英發駿發視他州爲盛少讀柳子厚諸記慨然興懷欲一至其地觀其風士人物以信古人之言然猶恨子厚居永頗久山陬水澨爬梳殆徧而未嘗一登九嶷觀於簫韶女英之峰以窮其奇特奧曠之致使子厚而能至其文章必更奇其所見必益有異也寧遠駱君補山九嶷之儁者也早歲登拔萃科求竟所志鐸於沅江十

餘載沅人士安其教澤學校之制煥然一新又以
志乘缺如銳意舉而新之徵文考獻具有成帙而
君撝謙自矢禮余爲之綢邑志館挑燈相處者一
月有餘事竣以所譔先贈翁年譜見示而以序爲
請披閱之下具悉其淵源有自積善之慶蓋未有
艾也昔韓子退之謂中州清淑之氣盡於嶺北蜿
蜒扶輿磅礴而鬱積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士出
於其間厥後濂溪崛起其言果驗若贈翁生平行
誼其庶幾潛德粹修有意於鄉之先賢者乎箕裘
克紹乃有哲嗣所謂魁奇忠信材德者非耶雖然

韓子嘗曰蓋概想其人而未之見徒於枯槁迷溺之道上津津言之而余乃躬與駱君交是余所見較勝於韓子也足跡雖未至九嶷已於君遇之矣